

回辉话句法结构的语序类型*

张会叶

[提要] 回辉话是 SVO 语言, 以 AM+V、AD+Adj、AN+V/Adj、PreP+O 为优势基本语序, 以 N_H+N_M、N_H+G、N_H+Rel 为名词短语优势语序, 与南岛语、侗台语的语序类型较一致, S+m+St+Adj、Num+CL+N_H、Rel+m+N_H 是汉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回辉话 句法结构 语序类型 语言接触

南岛语的基本语序类型有两种: 一种是环太平洋南岛语及物动词及其核心论元构成 SVO 语序; 另一种是台湾南岛语动词居首的 VOS/VSO 语序。海南岛回辉话属南岛语印度尼西亚语族占语支, 以 SVO 为优势基本语序, 与环太平洋南岛语的基本语序类型一致。但是, 回辉话是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语法手段的声调语言。李云兵(2008a)曾指出海南岛回辉话与侗台语的类型特征相似。本文拟从基本语序和名词性短语语序角度细致描写回辉话的语序类型, 然后通过跨语言比较进一步观察回辉话的类型特征。回辉话的语料来自笔者的调查, 其他语料均标明出处。

一 基本语序

基本语序指动词与主语、宾语, 动词与方式副词, 形容词与程度副词, 动词、形容词与否定副词, 前置词与宾语, 比较基准与形容词等在句法结构中构成的语序。

(一) 动词与主语、宾语的语序

回辉话动词(V, verb)与主语(S, subject)、宾语(O, object)构成的基本语序为 SVO。

例如:

a ²¹ sau ³³ ʔan ³³ lo ³³ mo ³³	狗在吃牛肉	a ²¹ ma ³³ phu ²¹	母亲做饭
狗 吃 肉 黄牛		妈妈 做饭	
kau ³³ ni ²⁴ ni ³³ ʔan ³³ sui ²¹ ko ⁴³	我正在吃水果	a ²¹ tɕiə ²⁴ bia ³³ ti ²¹ tu ³³	姐姐种玉米
我 正在 吃 水 果		姐姐 种 玉米	

(二) 动词与方式副词的语序

回辉话动词与表疑问的方式副词(AM, manner adverb)的语序是: AM+V。表肯定的疑问方式副词为 ɕi³³le³³ “怎么”, 表否定的疑问方式副词为 xə⁴³nan³³ “怎么”。例如: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海南回辉话与印尼伊班语的对比研究(15CYY04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曾在“《民族语文》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 2019.10.12-13)上宣读, 承蒙与会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匿名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ci ³³ le ³³ ʔiok ²⁴ ci ²¹	怎么学习	ci ³³ le ³³ zai ²¹	怎么来
怎么 学习		怎么 来	
xə ⁴³ nan ³³ pu ³³ nau ²¹ san ³³	怎么不回家	xə ⁴³ nan ³³ pu ³³ ʔan ³³	怎么不吃
怎么 不 回 家		怎么 不 吃	

回辉话表陈述的方式副词为 ci³³ni³³ “这样”、ci³³nan³³ “那样”。其中, ci³³ni³³ “这样”常置于动词前, ci³³nan³³ “那样”可前置于动词, 也可后置于动词。例如:

ci ³³ ni ³³ sua ³³	这样写	ci ³³ ni ³³ phai ⁴³	这样念
这样 写		这样 念	
ci ³³ nan ³³ ʔau ²⁴	那样做	ʔau ²⁴ ci ³³ nan ³³	那样做
那样 做		做 那样	

(三) 形容词与程度副词的语序

回辉话的形容词(Adj, adjective)没有级范畴。除极个别外, 程度副词(AD, degree adverb)大多借自当地汉语。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的语序为: AD+Adj。例如:

lo ³³ fian ²¹	很辣	lo ³³ ʔuai ²¹	很坏
很 辣		很 坏	
lo ³³ ku ³³ son ³³ miŋ ³³	非常聪明	lo ³³ ku ³³ ʔion ²⁴	非常漂亮
非常 聪 明		非常 漂亮	
tau ²¹ ʔeit ²⁴ pia ²¹	有点大	sə ²¹ se ²⁴ xuan ³³	真宽
有点 大		真 宽	
thə ³³ mi ²⁴	特别甜	thə ³³ piet ²¹ su ³³ cin ³³	特别粗心
特 甜		特 别 粗 心	
pi ²⁴ kiau ³³ fə ²⁴ fə ³³	比较老	pi ²⁴ kiau ³³ nai ²¹	比较好
比 较 老		比 较 好	
keŋ ²¹ (kia ³³)xion ²¹	更高	keŋ ²¹ (kia ³³)ʔam ³³	更冷
更 加 高		更 加 冷	
tsui ³³ xion ²¹	最高	tsui ³³ lui ²¹	最锋利
最 高		最 锋 利	

回辉话的程度副词 thə³³piet²¹ “特别”、thə³³ “特”、pi²⁴kiau³³ “比较”、keŋ²¹ “更”、keŋ²¹kia³³ “更加”、tsui³³ “最”等都是当地汉语借词。

(四) 动词、形容词与否定副词的语序

回辉话的否定副词(AN, negation adverb)有 su²¹(mu²¹) “别”、pu³³ “没” “不”等。“别”可用 su²¹, 也可用 su²¹mu²¹。pu³³ “没” “不”是汉语借词。动词与否定副词的语序是: AN+V; 形容词与否定副词的语序为: AN+Adj。例如:

su ²¹ (mu ²¹)nau ²¹	别去	su ²¹ mu ²¹ ʔan ³³	别吃
别 去		别 吃	
pu ³³ ʔien ²¹	不看	pu ³³ ʔi ²⁴	没睡
不 看		没 睡	
pu ³³ ʔion ²⁴	不漂亮	pu ³³ ʔei ³³ mi ²⁴	不干净
不 漂亮		不 干 净	

(五) 介词短语的语序

回辉话的介词属前置词 (PreP, preposition), 主要有 *than*²¹ “在”、*tsai*²¹ “在”。*than*²¹ “在”为固有词, *tsai*²¹ “在”为汉语借词。介词短语的语序为: PreP+O。例如:

- (1) *tho*²¹*piu*⁵⁵*si*²¹*lo*²¹*tsun*³³*than*²¹*fiu*²⁴*phun*³³*zau*³³. 有十只鸟在树上。
有 十 只 鸟 在 上 树
- (2) *tho*²¹*to*²¹*le*³³*tsat*⁴³*than*²¹*lo*²¹*san*³³*no*²¹? 在屋子里有多少床?
有 多少 床 在 里 屋子
- (3) *kau*³³*tsai*²¹*tsa*²¹*ni*²⁴*ki*⁴³*tan*³³*ni*²¹*to*²¹*ban*²¹. 我在这里等一下丹妮。
我 在 这 里 等 丹 妮 一 下
- (4) *mi*³³*zai*³³*zai*³³*tsai*²¹*tsa*²⁴*iau*²⁴*pha*^u²¹. 我们天天在山上放牛。
我 们 天 天 在 山 上 放 牛

(六) 差比句的语序

回辉话的差比句由主体 (S, subject)、比较基准 (St, standard)、比较标记 (m, marker)、形容词构成, 句法结构为: S+m+St+Adj。比较标记为汉语借词 *pi*³³ “比”。例如:

- (5) *kau*³³*pi*³³*fi*³³*mo*²¹, *dan*³³*ci*²¹*pi*³³*nau*³³*van*³³. 我比你胖, 但比你瘦。
我 比 你 胖 但 是 比 她 瘦
- (6) *nau*³³*pi*³³*fi*³³*xion*²¹*to*²¹*ci*²¹. 他比你稍高些。
他 比 你 高 一 些
- (7) *tha*²¹*sa*³³*si*²¹*pi*³³*tha*²¹*nan*³³*si*²¹*pi*²¹. 这只鸭子比那只鸭子大。
鸭 子 这 只 比 鸭 子 那 只 大

二 名词性短语的语序类型

名词性短语包括名词与名词、名词与代词、名词与动词、名词与形容词、名词与指示词、名词与量词短语等构成的短语。名词性短语的语序指名词中心语与其修饰语的位置。

(一) 名词与名词的语序

名词 (N, noun) 与名词的语序包括名词中心语 (N_H , head noun) 与名词修饰语 (N_M , modifier noun) 的语序和名词中心语与性别属性定语名词的语序。

1. 名词中心语与名词修饰语的语序

回辉话名词中心语与名词修饰语构成的名词性短语, 两者之间不用结构助词, 其语序为: $N_H + N_M$ 。例如:

<i>kua</i> ⁵⁵ <i>li</i> ²⁴	皮帽	<i>ciaŋ</i> ³³ <i>sai</i> ²¹	铁箱
帽 皮		箱 铁	
<i>xiau</i> ²¹ <i>zau</i> ³³	木桥	<i>phia</i> ²¹ <i>phe</i> ³³	羊毛
桥 木		毛 羊	
<i>li</i> ²⁴ <i>sok</i> ²⁴ <i>san</i> ²¹	兽皮	<i>a</i> ²¹ <i>lau</i> ²⁴ <i>phia</i> ²¹	米虫
皮 兽类		虫 米	

2. 名词中心语与性别属性定语名词的语序

回辉话名词与动物性别名词构成的修饰式名词性短语的语序为: $N_H + N_M$ 。例如:

lə ²¹ pai ³³ kai ³³	公兔	sau ²¹ kai ³³	公狗
兔 公		狗 公	
pha:u ²¹ mai ³³	母牛	phui ²¹ mai ³³	母猪
牛 母		猪 母	

(二) 名词中心语与领属定语的语序

回辉话的名词中心语与由名词、代词充当的领属定语 (G, genitive) 构成名词性短语, 语序为: N_H + G。例如:

名词中心语与名词领属定语的语序

ki ²¹ mo ³³	黄牛的角	phi ²¹ lə ²¹ tsun ³³	鸟的羽毛
角 黄牛		羽毛 鸟	
ku ³³ lə ²¹ kiə ³³	猴子的尾巴	luə ³³ soŋ ³³ fu ³³	松树的叶子
尾巴猴子		叶子 松 树	

名词中心语与领格代词领属定语的语序

san ³³ ta:~ ³³	咱们的家	nə ²⁴ san ²¹ zun ²¹	谁的孩子
家 咱们		孩子 谁	
pha:u ²¹ zi ⁴³	谁的牛	ʔok ²¹ kiə ³³ mi ³³	我们的学校
牛 谁		学校 我们	

(三) 名词与形容词的语序

回辉话名词与形容词构成的修饰式名词性短语, 其语序为: N_H + Adj。例如:

phiŋ ²¹ ko ³³ za ²⁴	红苹果	ʔa:u ²¹ ti ⁵⁵	白衣服
苹 果 红		衣服 白	
ʔia ³³ diə ³³	热水	ko ²⁴ ʔu ²¹	大碗
水 热		碗 大	

(四) 名词与量指结构的语序

量指结构包括量词 (CL, classifier) 与指示词 (Dem, demonstrative) 构成的结构以及数词 (Num, numeral)、量词与指示词构成的结构。回辉话名词与量词、指示词构成的名词性短语, 名词在前, 指示词居中, 量词居尾, 其语序为: N_H + Dem + Cl。例如:

min ²¹ sə ²¹ pho ²⁴	这面镜子	lə ²¹ kiə ³³ nan ³³ fi ²¹	那只猴子
镜子 这 面		猴子 那 只	
tho ²¹ sə ²¹ ʔa ²¹	这把刀	ʔi ³³ nan ³³ ʔa ²¹	那把梳子
刀 这 把		梳子 那 把	

台湾南岛语的名词与量指结构的组合是名词与数词结合, 再与指示词结合, 且名词与数词之间有助词标记 (李云兵 2008a)。回辉话的名词与量指结构的组合, 与台湾南岛语不同。回辉话名词与数词、量词、指示词构成的名词性短语, 其语序为: Dem + Num + CL + N_H, 这种语序是汉语影响的结果。例如:

nan ³³ kiə ³³ pun ²¹ xan ²¹	那三本书	nan ³³ ʔuə ²¹ si ³³ nə ²⁴ san ²¹	那两个孩子
那 三 本 书		那 两 个 孩子	
nan ³³ ʔuə ²¹ pa ²¹ tho ²¹	那两把刀	sə ²¹ ʔuə ²¹ lau ³³ phui ²¹	这两头猪
那 两 把 刀		这 两 头 猪	

(五) 名词与数量结构的语序

数量结构指数词与量词构成的量词短语。回辉话的量词不直接与名词组合，量词先与数词组合后再与名词组合构成数量名结构，其语序为：Num+CL+N_H。这种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结构和语序与汉语、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等一致。例如：

tə ²¹ pun ³³ tha ²¹	一群鸭子	ʔua ²¹ lau ³³ mo ³³	两头牛
一 群 鸭 子		两 头 黄 牛	
kiə ³³ si ²¹ pan ³³ zau ²¹	三个朋友	pa ²⁴ pho ²¹ phan ²¹	四间房子
三 个 朋 友		四 间 房 子	

(六) 名词中心语与关系从句的语序

关系从句 (Rel, relative clause) 是提取主语或宾语进行关系化形成的。回辉话的关系从句有：无标记的关系从句、带 sə²¹ 标记的关系从句、带 sa³³ 标记的关系从句。

1. 无标记的关系从句

回辉话无标记的关系从句是提取主语关系化形成的，其语序为：N_H+Rel。例如：

pu ²¹ ɕi ²⁴ ʔa:u ²¹	做衣服的布料	lə ²¹ van ²¹ ɕi ²⁴ thai ²¹	割稻的镰刀
布 做 衣服		镰 刀 割 稻	
lə ²⁴ mai ³³ zau ²¹ ʔa:u ²¹	洗衣服的姑娘	nə ²⁴ san ²¹ po ⁵⁵ lat ²¹	打猎的孩子
姑 娘 洗 衣服		孩 子 打 猎	

2. 带关系化标记 sə²¹ 的关系从句

回辉话带关系化标记 sə²¹ 的关系从句是提取宾语关系化形成的，名词中心语与关系从句之间有关系化标记 sə²¹，语序为：Rel+sə²¹+N_H。例如：

ɕi ²⁴ ʔa:u ²¹ sə ²¹	pu ²¹ 做衣服的布料	ɕi ²⁴ thai ²¹ sə ²¹	lə ²¹ van ²¹ 割稻的镰刀
做 衣服 关系化标记 布料		割 稻 关系化标记 镰刀	
po ⁵⁵ lat ²¹ sə ²¹	nə ²⁴ san ²¹ 打猎的孩子	zau ²¹ ʔa:u ²¹ sə ²¹	lə ²⁴ mai ³³ 洗衣服的姑娘
打 猎 关系化标记 孩子		洗 衣服 关系化标记 姑娘	

3. 带关系化标记 sa³³ 的关系从句

回辉话带关系化标记 sa³³ 的关系从句是提取主语关系化形成的，名词中心语与关系从句之间有关系化标记 sa³³，语序为：Rel+sa³³+N_H。例如：

- (8) su²¹mu²¹tsəŋ³³tsəŋ³³tsai³³ʔi²⁴sa³³ zan²¹. 不要吵醒正在睡觉的人。
 别 吵醒 正 在 睡 关系化标记 人
- (9) xe²⁴ʔi²¹tho²⁴xan²¹xi²⁴ san³³sa³³ lə³³mai³³fi²¹. 喜欢住在隔壁的那个女人。
 喜欢 住 在 隔壁 房子 关系化标记 女人 那
- (10) kau³³ʔa:u²¹a³³pin³³po⁵⁵sa³³ nə³³san²⁴fi²¹. 我看到阿斌打的那个小孩。
 我 看到 阿斌 打 关系化标记 孩子 那

三 回辉话语序类型的跨语言考察

回辉话的基本语序类型是 SVO，相关参项的语序类型，有部分符合 VO 型语言的语序共性，如 PreP +O、N_H+N_M、N_H+G、N_H+Adj、N_H+Rel，但也有部分不符合 SVO、VSO 型语言的语序蕴涵共性，如 AM+V、AD+Adj、S+m+St+Adj、Dem+Num+CL+N_H、Rel+m+N_H。

这说明回辉话的语序类型正在发生变异。下面通过跨语言来进一步观察。

台湾南岛语、他加禄语、印度尼西亚语、侗台语都可归为 VO 型语言，在相关参项的语序类型中，既有符合 VO 型语言语序共性的，也有不符合 VO 型语言语序共性的。例如：

台湾赛德克语：N_H+N_M（宋丽梅 2016:36）

beyuq	walu	蜂蜜	sapah	btakan	竹屋
汁液	蜜蜂		房子	竹子	

侗台语：Adj+AD

傣语	xam ⁴ phœu ¹	太懒（孙宏开等 2007:1146）
	懒 太	

壮语	nai ¹ ki ³ lo ⁶	较好（吕嵩崧 2017:38）
	好 比较	

水语	dai ¹ œu ⁵	真好（吕嵩崧 2017:40）
	好 真的	

布依语	zai ² tai ⁴	真长（吕嵩崧 2017:40）
	长 真的	

印度尼西亚语：AD+Adj/Adj+AD

sangat	bagus	十分好	bagus	sekali	非常好
十分	好		好	非常	

印度尼西亚语的sangat“十分”只能在形容词前，sekali“非常”只能在形容词后。

菲律宾他加禄语：AD+Adj

kay	ganda	非常漂亮	kay buti	非常好
非常	漂亮		非常好	

赛德克、侗台语的类型符合 VO 型语言的语序共性，他加禄语有双重语序，而印度尼西亚语的程度副词前置不符合 VO 型语言的统计学共性。吴福祥（2009）曾提到侗台语的关系从句与核心名词的语序保持固有的 N_H+Rel。例如：

傣语	kun ² au ¹ pa ¹	捕鱼的人
	人 捕鱼	

黎语	tu:k ⁷ u:ŋ ¹ ur ³ tshat ⁷ ri:n ³ pha:n ³ ma ² man ¹ gu:ŋ ¹ hou ¹ .	穿花裙子的姑娘是我妹妹。
	姑娘 的 穿 裙子 花 那 是 妹 我	

回辉话与侗台语的关系从句的语序为 N_H+Rel，但存在 Rel+m+N_H。回辉话与侗台语的 AM+V、AD+Adj、S+m+St+Adj、Dem+Num+CL+N_H 等是汉语影响的结果（李云兵 2008b）。

回辉话分布于海南省三亚市，其周边既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也有不同的汉语方言。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会导致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发生变异。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回辉话尽管语序类型仍保持有南岛语的特征，但因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已经发生了形态类型的质变，演变为孤立型声调语言。

四 结 论

海南岛的语言，不论是汉语方言，还是少数民族语言，基本语序都是 SVO。黎语、临高

语以 $N_H+N_M/NP/G$ 、 $PreP+O$ 、 $Adj+St$ 、 N_H+Rel 为优势语序（吴艳 2015；刘新中 2001）。尽管海南岛粤语、闽语的差比句与黎语、临高语基本一致，但诸多参项的语序类型与黎语、临高语有明显的差别，且不符合 SVO 型语言的共性。

根据前贤的研究和本文的考察，回辉话的语序类型与侗台语的语序类型非常相似；与他加禄语、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的一些语序类型相同；虽与台湾南岛语的基本语序不同，但其他参项的语序类型一致性较高。这说明回辉话一方面受到海南岛侗台语、汉语方言的影响而发生了语序类型的变异，另一方面仍保持着与南岛语 SVO 型语言语序类型的一些共性。而且，回辉话、侗台语、南岛语都属 VO 型语言，其语序类型共性和谐性较高，可以认为回辉话、侗台语、南岛语语序类型的共性是 VO 型语言的共性。但是不可否认，回辉话受侗台语或汉语的影响深远，回辉话由多式综合语演变为孤立型声调语言就是最好的证明，回辉话的语序类型随着汉语语法词的借入和复制汉语语法形式而改变，也是很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 [1] 李云兵. 2008a.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李云兵. 2008b. 《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民族语文》第 5 期.
- [3] 刘新中. 2001. 《海南岛的语言和方言》，《方言》第 1 期.
- [4] 吕嵩崧. 2017. 《靖西壮语方式副词、程度副词与谓语的语序模式及其历时动因》，《民族语文》第 5 期.
- [5] 宋丽梅. 2016. 《赛德克语》，新北：原民会.
- [6] 孙宏开、胡增益、黄 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7] 吴福祥. 2009. 《南方民族语言关系小句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语言研究》第 3 期.
- [8] 吴 艳. 2015. 《语言接触下黎语语序类型的变化》，《百色学院学报》第 1 期.

Word Order Types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the Huihui Language

ZHANG Huiye

[Abstract] Huihui (Tsat) is an SVO language. $AM+V$, $AD+Adj$, $AN+V/Adj$, and $PreP+O$ are the predominant basic word order types, while N_H+N_M , N_H+G and N_H+Rel are predominant word order types of nominal phrases. The word order types of Huihui are compara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in Austronesian and Kam-Tai languages. The word order types of $S+m+St+Adj$, $Num+CL+N_H$ and $Rel+m+N_H$ result from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Keywords] the Huihui (Tsat) language syntactic structure word order types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650500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